

# 辛亥開國臺胞抗日怒潮 (二)

王成聖

## 羅福星烈士被捕前後

### 黃興派員來臺協助

十一位自祖國潛入臺灣，密謀舉義的志士，被羅福星委派為「募集主盟充實員」，將臺灣各地的華民會、三點會員一律納入同盟會的組織之內。這一個發展迅速，實力強大的革命機關，對外的名義是「華民聯絡會館」。各地重要的主持人，則有主盟人劉士明、臺北財政局長林連榮、臺中財政局長劉金甲、臺南財政局長魏中興等。所有在臺灣募集的黨員名單，全都分批派人携往福州，呈請福建都督孫道仁備案。到了民國二年三月十九日，羅福星認為他們在臺灣的起義工作，進行得已經有了相當的眉目。他第一次和廣東都督胡漢民聯絡，託一位吳頌賢同志，帶一封密函回國，轉呈胡漢民。信中大意是說：貴都督諒必有意光復臺灣，因請即予承認臺灣的同盟會機構。這封密函帶回國內的時候，正值袁世凱凱

凱手，刺宋教仁於上海北站，癸丑二次革命即將爆發，黃興正在 國父的督飭之下，籌備軍事，策劃討袁。然而黃興和胡漢民在那麼樣緊張繁忙的時候，仍然非常關切臺灣起義的進行情形，六月間，黃興派一位潘某，前往臺灣協助羅福星，積極展開募集黨員工作。七月他又派陳士、王淵二氏渡海來臺，視察募集黨員工作的進展。二十七日，羅福星曾與陳、王二氏，在基隆承洋旅館舉行秘密會議，由羅福星提出工作報告，並且商議如何在臺灣起義舉兵，驅逐日人。臺灣起義，已經屆臨密鑼緊鼓，積極進行的階段。八月一日，胡漢民又派吳頌賢、吳覺民前來，實地調查華民聯絡會館應募會員的實際人數。吳覺民在大稻埕街上，和羅福星巧遇。當時，根據羅福星所提供的資料，會員人數已達五千餘人了。前途大有可為，使二吳備感興奮。八月十六日，他們和羅福星在臺北大瀛旅館，舉行了一次很重要的會議，

所討論的，已是國內如何接濟、接應臺灣起義的問題。羅福星和二吳，都認為應以福建和廣東兩省聯合一致，共同聲援臺灣起義。因此，羅福星便在八月十九日，派金星橋同志專程赴福州，徵詢福建都督孫道仁的意見。九月十八日，羅福星輾轉接到孫道仁的正式公文，對於羅福星的建議，表示全盤接受以外，他還傳來了一大喜訊：「今閩粵兩省已聯合。」意思是說：兩省當局業已協調，願為臺胞起義抗日的後盾。

然而，正當臺灣同志額手稱慶，加緊準備起義舉兵的時候，很不幸的，國內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的北洋軍大舉南下，國民黨籍的四省都督，一致被袁世凱所罷黜，閩粵支援，無形中宣告停頓。即使受了如此重大的挫折，羅福星和他的同志們，仍然毫不氣餒，再接再厲，會員與日俱增，會務發展，尤有如如火如荼之勢。所以，當羅福星僕僕風塵，奔走各地，他赴臺南一帶視察，

光是林季商會，即已擁有會員兩萬餘衆。羅福鼎乃決定使華民國團體一致加入「華民聯絡總會館」，然後，再以總會館爲發號施令，發動舉事的機關。

舉事在即，成功之望已不在遠，當羅福星懷着興奮熱烈的心情，三月二日北上。詎料，一到苗栗，就接到同志羅慶庚的電話，告訴他說：「你已經被人告密，警方即將對你採取行動，希望你趕緊躲藏起來，逃過這一道難關。」

放下電話，羅福星也曾作過深長思考，日本警網之嚴苛，允稱世界第一，對於臺灣同胞，監視尤其嚴密。在這種情形之下，躲起來不是辦法，反而會使日本警方確定他是革命黨，來上一次大搜查，說不定將會連累許多同志被捕。何況起義舉事，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他不願



民國二年任南京留守時的黃興，曾經指派專人赴臺支援臺灣抗日起義。

因爲他個人的安危，妨礙大局。因此，他決故定示坦然，仍舊留在苗栗，繼續進行舉事如故。反正人生終有一死，有何可懼？

促使羅福星決心留在苗栗，而以苗栗爲策畫舉事指揮聯絡中心，還有另一重因素。那便是在苗栗的日本警署裏面，他早已吸收了兩位深明大義，忠心耿耿的同志，是即同在警署擔任巡查補的邱義質和羅發興。他相信警署倘若決定對他採取行動，這兩位同志獲得消息，必定會來通知。因此，他有恃無恐，認爲留在苗栗反而比到臺北來得安全。

### 機關洩漏同志被捕

四月中，羅福星果然被苗栗警署傳喚問話，賴他的機智，總算應付過去，不久即被釋放。五月二十四日，邱義質趕來通風報訊，苗栗警署馬上又要大舉搜捕革命黨了。風聲如此之急，羅福星唯有聽從同志們的勸告，當天下午六時，和黃增富、羅國亞搭乘火車，回到臺北。下榻於大瀛旅社，並且決定以大瀛旅社爲苗栗機關分部指揮所。其間他們還會同去會館，歃血爲盟，定期大舉。

羅福星在臺灣總共募集了九萬五千六百三十一名同志，成立了無其數的分支機構。然而，由於他們的組織嚴密，份子整齊，兼以臺胞熱烈嚮往回到祖國懷抱，以及對日人統治的深惡痛絕，一兩年裏，保密工作確能做到無懈可擊，本來他們是

不至於被日本警方破獲的。羅福星所主持的同盟會臺灣起義，所以會在舉事前夕，被日本警方偵悉，主要還是因爲受到臺南李阿齊、臺中賴來、新竹張火爐和南投陳阿榮四起抗日事件相繼失敗的影響。這四起抗日起義都是獨立性的事件，跟羅福星的組織並無關連。但却由於四次事件的驟發，引起了日據當局的警覺與注意，他們發動了全面性的保甲大搜查，擴大檢舉的範圍，因而才使羅福星的組織也受到了波及。

民國二年陰曆七月間，大搜查、大檢舉進行日亟。苗栗的同志彭雲軒，特地趕到臺北，找到了羅福星，鄭重其事的告訴他說：

「至少苗栗方面你要秘密從事，切勿有所洩露，因爲苗栗的會員都是有官職、公職的上流人士，一旦被日警破獲，我們的損失那就太重大了。」

當時，羅福星還叫他放心。殊不知，往後的事機洩露，果然就因爲苗栗方面出了問題，吳頌賢和葉永傳，雙雙被捕下獄。

八月二十日，羅福星再度南下，和南部各地的分支機關有所商洽。重陽節，陰曆九月初九，他從臺南回到苗栗，工作到深夜，並且在午夜二點鐘，召集同志到黃君德家裏去舉行會議。接到通知的同志方始到齊，黃君德家的大門上，又響起緊急敲門的聲音，當時大家都很緊張，相顧錯愕的問：

「我們的同志都到齊了。這麼夜深，還會有什麼人來這裏呢？」

羅福星却命同志們鎮定，趕緊找隱蔽的角落

躲藏起來，也有同志備好刀棍一類的武器，假如是「臭狗」(當年臺胞咒罵日本警察的專用名詞)來抓人的話，乾脆就跟他們拚了。當時的氣氛，真是緊張萬分。羅福星示意黃公德去應門，他走到大門裏，聲音顫抖的問：

「是誰？」

「謝紹堂。」

屋裏的同志們，不約而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謝紹堂是機關部的同志，眾人紛紛從各個角落裏走出來。黃公德打開大門，讓謝紹堂進來，立刻就再把大門關上。羅福星一看謝紹堂神色倉皇，跑得滿頭大汗，氣喘咻咻，他登時就訝異的問：

「你從那裏來？怎麼跑得這樣急？」

「不好了，我們的機關洩漏了！」謝紹堂響起了晴天霹靂，他迫不及待的說：「吳頌賢和葉永傳兩位同志，已經被臭狗抓去！」

在場的人，唯有羅福星神色不改，他保持一貫的鎮定神情，但却緊迫的追問：

「是在那裏出的事情？」

「大湖天后宮。」

「你快說，究竟是怎樣出事的？」

「吳頌賢和葉永傳兩位同志，」謝紹堂猶在喘息不已的說：「今天晚上聚集了四五十名會員，正在大湖天后宮裏誓告天地，商議大事。十點半鐘的時候，突然有一批臭狗破門而入，拔出槍來就要抓人。幸虧臭狗來得不多，同志又很機警，大家四散奔逃。祇有吳、葉二位和其他幾位同志一時脫逃不及，被他們抓走了。」

——事後方知，當日被捕的革命志士，一共

### 緊急交代謹遵十誠

羅福星聽說吳頌賢、葉永傳，還有其他幾位同志業已被捕。他鎮定沉着，當機立斷，當時就

聽我有話交代。除了此刻在場的同志以外，我還要請幾位同志出去跑一趟，多找些同志到這裏來

他派遣了好幾位同志出去分頭通知，到四點半鐘的時候，黃公德同志家裏聚集了八十位住在苗栗的革命健兒。大家鴉雀無聲，在聽羅福星的指示。

羅福星在那千鈞一髮的生死危亡關頭，他仍能保持雍容鎮靜，諄諄告誡同志們，務必遵守下列十事。他說這十事便等於十誠：

- 一、吳葉兩位同志的機關雖已破獲，但是諸位仍應堅定意志，切勿氣餒。萬一不幸又有人被捕受刑，切記絕對不容累及任何同志與本黨組織。
- 二、斷乎不容洩露本黨整體機密。
- 三、不可供出任何同志的姓名。
- 四、不可供出本黨各地秘密機關、事務所的地址。
- 五、不可供出本黨現有人數。
- 六、沉着應變，俟時而動。
- 七、不可濫行攀誣並未加入本黨的臺灣同胞。

八、寧可被殺，也不吐露真情，跟日本臭狗說實話。應該隨機應變，將本黨的真情實況酌予改編，而收以假亂真之效。

九、倘若每一位同志都能恪遵上列各點原則，也就是為三百五十萬臺胞造福了。

十、萬一人被刑求所迫，供出本黨內情，及同志姓名，本黨同志應即時堅決否認。

末後，羅福星特別強調的說：「以上所述的十誠，務請全體同志特別注意，切勿稍現於言語行動。」

### 苗栗車站危機四伏

到場的八十位同志，於是舉手宣誓，然後分批散去。散會的時間是黎明四時五十分。眾人去後，羅福星又調兵遣將，星夜攢趕，緊急知會各地，一體恪遵「十誠」。他派羅浮雲赴通霄，謝紹堂赴內獅潭，謝森鑫赴三叉河、灣裏一帶，吳榮口赴大湖，葉敏枝赴後壠、造橋。將這十誠分別通知七百餘名黨員。

這一天羅福星整夜都沒有睡覺，他離開黃公德家以後，就直奔苗栗車站。在苗栗車站上有大為出人意料之外的奇事發生，羅福星竟然在候車室裏，一眼瞥見機關部同志謝紹堂昨夜氣急敗壞的趕來報訊，說是已被日本「臭狗」加以逮捕的葉永傳。當年的羅福星，可真一身是膽。當他看清楚了葉永傳週圍無人貼近監視，他便挨到他的身邊，故意提高了嗓門問：

「葉樣，這麼一大清早，你到那裏去呀？」

葉永傳會意，他也大聲的回答：

「我到臺中去追追（讀若「剃頭」，臺語避避也。）。」

曉得了葉永傳還是肯於和他合作的，葉永傳絕對不會出賣同志，於是羅福星乘人不備，壓低了聲音，連嘴唇都不掀動的再問：

「你有沒有洩露機關部的秘密？」

「沒有。」

「你我至交，有如兄弟手足，」羅福星語音懇摯的說：「不論有什麼事，你都不該瞞我。」葉永傳突然面現驚惶之色，茫然四顧。此時，他仍一口咬定的回答：

「真的沒有什麼事嘛。羅樣，你為什麼要問我這些？」

羅福星聽懂了他話裏的涵意，他以為日本警察是在以葉永傳為餌，冀能多釣起一些大魚。所以他故作洒脱的跟葉永傳揮揮手，裝做普通朋友說再會的模樣，然後從容自在的買了一張車票，上車。他坐在靠車窗的位子，密切注視葉永傳。終於被他窺知葉永傳身不由己，由苗栗警署的巡查補羅慶庚，押解着他也登上車來。

原來，押解葉永傳的巡查補正是羅慶庚，他是羅福星早期吸收的同志，苗栗車站候車室中驚險已極的一幕，是羅慶庚在為羅葉二人找個機會，略談數語。

七點五十五分火車駛抵三叉河，羅福星邀集當地同志俱赴大湖，調查吳頌賢，葉永傳等同志被捕的實際情形。下午經門門棍莊關蘭（單蘭崎，舊地名，在臺中石岡村東北三公里，卓蘭通石

岡的公路過此。）投宿一夜。翌日下午他又轉赴臺中，跟募集員劉盟修就機密事項有所協議，搭當晚七時的夜快車回到苗栗。

以下是羅福星自九月十一日起的手記，係由日據當局存檔原文逐譯而來：

### 羅福星的親筆日記

九月十一日

我於六時離苗栗，赴嘉盛莊紹堂君處，九時許，轉赴田寮莊輕鐵會社，訪徐○庚君，就時局有所議論。晚餐後，又轉社寮崗謝雲玄君處，談論不久，羅清霖、謝立球君二人來，語及葉君被捕事，我裝做不知情，問他葉君是何許人，為何被拘？他說：「據苗栗人士云，葉君是富家子弟，不致淪為竊盜，不知何故被捕」。繼而又道：「葉君之父葉士添，有五十萬元左右的資產」。是夜我投宿宜人館。八時許黃南球君來，談至十二時始歸去，南球君說：「此事不可漫不經心，宜儘速策畫，並乞求督憲（按指中華民國福建都督）諭示」，並謂：「急需費用幾何，我可支付。」黃君約有百萬身家。

九月十二日

今早派湯耀芬到大湖一帶地方探聽時局，再遭苗栗機關部秘書詹國恩也去大湖附近從事調查。下午湯君報告由吳、葉兩君所交出之手記，方知下列各情：

一、大湖區長吳某及保正等以下九十四人被捕。

二、因吳、葉兩君洩露機密，我同胞大為所困。

三、大湖支廳管轄區內入會者多為富豪。

四、近三日內被拘者達百餘人。

五、八月二十五日大湖支廳有槍三十七挺，子彈四百餘發被竊，尚未破獲。

九月十三日

今晨離苗栗赴五湖莊，部署人員，決定：

一、以吳大雄君為會員代表。

二、以葉敏枝為機關本部臨時事件調查員。

三、選定賴達兵、吳天來、鍾瑞祥、鍾○○、羅國亞、黃○○六人，擔任暗殺日人事。

由於日警每每濫捕同胞，橫加拷掠，特命此六人注意。同時亦佈置臨時秘密偵探員（其中且有巡查補在內。）

九月十四日

早晨七時半離旅館赴火車站，原不打算折回，因未趕上火車，乃步行至后壠（即今之後龍）火車站。大湖至後壠有一里路。途中見黃○○君與首部特別偵探同行。我知其目的何在，未問何事。黃○○君乃我方人員（以下二十五字字體不明。）一時（下午）遇劉士明君於火車站，請我稍候，片刻復來，告訴我：「您很危險了！吳、葉兩君似已洩露吳覺民事；昨日警察來我處，問我吳覺民友人曾否來此，我答以未來。」談話後，步行至劉家。

九月十五日

早晨八時赴本社，聽取一切報告，並商討應付機密洩露之對策，也談到吳等作何供述，以及如何應付之策略。劉士明君以為被捕同胞均曾立約誓言，決不致供出本社內情，可以不必掛慮。又說，被捕者雖將被處刑，革命斷不中止，蓋皆有所覺悟也。為此決定午後三時起開特別秘密會議。下午一時許，本社接江偉衡君來信。內云：

敬啟者：社內同志，偉雄別後，於茲閱月。據聞苗栗部吳、葉兩君洩露秘密，同志們大為所困。思本社前途，不無可慮，小生昨日會晤劉易修君時，談及彌補時局之對策。自思我會員之辛苦不可毀於一旦，若不速求救濟之法，將陷於不可言狀之困境。在苗同志諸君，於此有所決定，諒您等已知悉矣。方今我同志心切報國家之仇，以慰三百萬臺民之心，願慎重將事！

### 機密茶會緊急會商

九月十六日

上午十時半，接苗栗湯耀芬來信報告：

一、苗栗機關部事務大亂，警察等晝夜從事偵探；苗栗支廳獲他地警官二十名，巡查補四十名之支援；武裝單騎偵探本社機關。

二、見吳黨會員名簿，名簿內記有三千四百五十六人名字；入會者：有蕃界隘勇一千四百名，及清國時代之草澤英雄七八百名。此等會員，均已取得武器躍進蕃界矣！

三、馬那邦莊（苗栗大湖附近的小散村）及烏牙羽一帶之日本駐蕃界，未有陰勇，生蕃出草

（按指獵取人頭），為害甚烈。當地土著報告支廳，支廳乃求於苗栗廳。本日自臺北、臺中之日本駐軍中調遣三百餘名，前往進剿。

四、昨晚十時半，我義兄弟來報曰：本日至蕃界，據陳亞金云：我黨臨時聯合以舉事，同志們潛居加里山下，計劃募集義民。又據陳云，吳之下部進入蕃界者，均攜帶武器，唯糧食缺乏。而以未能與貴部聯合，深感遺憾！

我見此信後，覆以注意同志之心志，務使不致動搖。

午後一時，接供職大湖支廳之巡查補——實為我方國事偵探員——王八義的來信說：

本社未與共和黨連合，實為大幸。共和黨人員之被捕者，已一一自白其黨員姓名，因之地方人士為之駭然。大湖支廳之警察、官吏，入夜無一外出。昨夜郵局局長遭暗殺，門門棍之警察二人亦被殺，警察人人驚悸。數日前至今日止，投書於支廳者，達五件。其中四件，經我交予支廳長，內容不得其詳。獨苗栗支廳免職巡查補黃增富之密告信件，有如次文句：

敬告苗栗支廳長：此次事件之主盟者為吳覺民，吳近來大湖，與吳頌賢、葉永傳等，就革命事有所接觸；今年三月間，吳返歸清國之際，受關東都督（按：當為廣東都督，下同。）之命。今關東都督派遣中國人三十名來臺，秘密調查國事。此事因竊於今年九月十八日因某某案搜查大瀛旅館之際，見投宿其間之葉永傳，給吳覺民之覆電電文中

有：「革命費用由我負擔，請勿掛慮」等語，故而知之。若不相信，支廳長可逕赴郵局查問，當即可知。竊思雖被免職，猶欲為日本帝國之臣民，乃密告此事也。免職警官黃增富拜

昨日午後，吳炳垣君於大湖律師處獲悉：供出吳黨人名之黃君，籍隸民國，前為本社募集委員長，後被吳黨誘去。黃攜帶之文件中，有記載人名者如左：

- 桃園募集員：  
一、朱新鄉 二、劉青松 三、徐亞任 四、翁亞源 五、黃推笑 六、蔡元培 七、陳鳴來。

為逮捕上開七員，警官雖大肆搜查，而我志士幸均安然，請勿介意。

- 今天列席秘密茶會之七人，姓名如左：  
主盟 劉士明  
財政 林達榮  
秘書 黃武志  
基隆募集員 陳志成  
猛艸募集員 吳金雲  
責任募集主盟充責員 金星橋  
同 右 羅東亞（按即羅福星）

- 討論事項：  
一、是否將革命事件危迫報告於省？  
二、洩露事機者，雖非我部內人員，我是否應予相助？  
三、若日本政府忽而承認臺灣獨立時，對各志士如何處理？  
四、若不承認，又將如何？（劉士明之提

議。)

決議：

一、報告於省。

二、贊成(予以相助)。

三、若然，則實任募集主盟充實員之部下四人各給三十元，以為交代如何？

四、不承認時，應派代表二名返省，以請示都督。(林達榮之提議)。

前記討論事項，作如右之贊成決議，署名捺印後，共誓：「此事尤須機密，必不可告於同志。」方始散會。

### 三名志士慷慨供詞

九月十七日

上午十時許，供職於苗栗之巡查補邱支士，押送犯人赴臺北，順道前來本社，談話四五小時，報告如左：

一、案發以來，已經數日，而我部下皆無事

二、葉永傳在苗栗大潮支廳的供詞如左：

支廳長問：葉永傳你不是有相當身分的人嗎？為何幹出這種顛覆國家之事；難道不知為此要處死刑的嗎？

葉答：知道，幹這種事雖然照例要處死刑斬首，然而大事業已成功一半，怎可就此放棄不顧呢？你知道臺灣人如何困苦？試觀日本在臺灣的官吏，不以德治人，而以力虐人。你深居簡出，恐不悉外間情事。橫不講理之警察(日名巡查)、巡查補，捕捉無辜老幼；不問善惡，拷問毆打至半生不死，凡此你都不知道嗎？這可以謂

之為文明國家的警官嗎？當然，你是為官，我為民，你一定要怎樣，我也無可奈何。

問：業已加入你們革命黨的，一共有多少人？

答：全臺灣三百餘萬同胞，但凡有靈魂的，無不入會。革命黨非僅我們一黨，其實到處都有，難道你不知道嗎？連巡查補、密探入會的也大有其人，莫非你也絲毫無聞？如今你不必多問，可速殺我！汝不聞羅東亞的部下，現已有三四十萬人了，快快整備軍馬防備臺灣吧。我們志士握有槍砲者，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我死留芳百世，永為世人所知。今我願死於汝手，請你再問，我斷不作答。

問：祇要你供出羅東亞的住所，馬上就放你，幹不幹？

葉：(不答，只搖搖頭。)

問：你若再不照實供來，我就拷問你，看你還不趕緊吐露實情？

答：畜生，笨蛋廳長，我不答就是不答，你想打就打吧！

至此，葉被拷打得半生不死，猶仍堅不吐實，於是又被拘入留置所(即拘留所)。

三、吳頌賢的供詞：

問：你為什麼要幹這種事？

答：我華民與汝(日本)國民有深仇大恨！這次我們幹大事業，今日若不成功，明年必可有望告成。你要知道，今年我同胞有數百人被殺，到明年我義士即將殺汝等日本人數十萬人！革命黨非獨為臺灣所僅有，旅順、朝鮮各地都有革命

黨，非塵殺日本人決不休止。你還不知道嗎？在北京、南京，我華民已經殺死你們日本人二三千人了！覺醒吧！今之民國，決非昔日之清國；今

之中國國民，更非昔日之清國人可比！為什麼我們要愛你們日本人的主宰？我們中國人，莫不欲除此虐政，所以我一倡導與你們鬪爭，我義民都大喜過望，紛紛捐款，現在我們已有軍費二萬元，還不包括得自我們祖國的支援在內。現我願為革命共和黨而死，你要殺就殺，我不再回答你的問話！

支廳長又問及預定民國三年二月七日舉事等情，因為吳頌賢堅拒作答，再被拷打至半死，方始押回留置所。

四、黃員敬的供詞：

問：你是黃員敬嗎？為什麼要幹這種陰謀革命事件？

答：我並沒有幹革命事業，起初吳頌賢來說：「有個老人會，出二元以上之基本金即可加入，此外尚需六十五錢手續費。入此會後，則會員家族死亡時，可得其餘會員所出之香奠費，相互協助，對於會員非常有利。」吳頌賢勸我入會，其後我乃出費入會。但是不久即聽友人說起，原來那是革命之會，預定明年(按即民國三年)二月七日起義，始知原來如此。

問：會中都是些什麼人物？

答：我不知他們的姓名。

問：快從實招來。

答：祇聽說葉永傳為財政部長，吳覺民為會頭，吳頌賢為副會頭。

問：你認識羅東亞嗎？  
答：我不知有羅某其人。

訊問過後，黃又押回留置所。邱巡查補又說：連日苗栗大湖支廳管轄區內之警官、巡查補，極為繁忙，可見日本警方正在全力偵查本案。

邱巡查補因時間將到，與辭離去。其後募集員湯文成，及新竹之吳旅長□永等三君前來談話，我將邱巡查補方才所說種種告訴了他們。下午七時□□粵聚茶行店東來告：昨夜劉青松君被三十名左右之警官及巡查補捕去，問我如何是好？我說：劉君不是我們的會員，或者是吳黨之會員，我實在很難幫忙，彼即離去。九時半又接獲報告：高橋律師為交涉黃炳垣事已赴苗栗。

### 朱新卿演說作死訣

九月十八日

南部來信，促我速行返省進行下列各事：  
一、臺中實任募集主盟充責員：劉習修君。  
二、嘉義實任募集主盟充責員：林吉祥君。  
三、南投募集代議員：陳康鳳君。（住南投街二二二）  
四、彰化社內評議員兼特務調查員：鍾貞祥君。（彰化街五〇）  
五、臺南實任募集主盟充責員：吳立球君。  
六、苗栗募集員長：□□□君。（住苗栗坑仔莊五五六）

下午三時半致電福建都督府，請其承認我等舉義驅逐日人，並祈出兵援助，同時報告籍屬民

國之華民二三百人已被日本政府殺害。八時半募集員長江翹翹君來，語及時局。與江會晤，此係首次。彼吐露赤心，語多憤慨，為一踏實之人，頗關心時局。誠不愧為民國之民，我信其為棟樑之材。

九月十九日

晨十時苗栗募集員傅日東君前來報告：昨日黃昏時共和黨之會員來我家說：「我共和黨員已供出一切，事已至此，遲早必有一死，毋寧提前在近日中舉事，請您一訪臺北之羅東亞問其意向，是否願予相助，」幸好我部與彼共和黨未曾聯合，假若與其聯合，恐我機關部亦全歸失敗矣！傅日東晚餐後即返苗栗。

午後我赴社就社務事項有所商議，相互談及應使我國之救國軍知道臺民在日本政府鐵蹄下如何悲慘至極之情形。忽接臺南電報云：「何時舉事？我待之。劉士明君及林達榮二人明日赴苗栗調查如何？」我見過電報後即去謝春妹處，春妹告我劉秀明被捕，請即君及早避往他地。我轉返家中，烈女張佑却說：雖然劉秀明被捕，但吾人又有何懼？

九月二十日

午後三時接苗栗詹□□來信說：「速出救兵，苗栗即將發難。」  
四時又接耀芬君來信有云：「三百餘人被逮捕，威認大難臨頭；事不急謀，不能成功。」  
閱函未竟，朱新卿君忽來報告：「先生這裏有沒有什麼變故？昨夜有數名警官要來逮我，幸虧先得巡查補的秘密通知，被我逃之夭夭，今日

來到此地。」

我便安慰他說：「朱君，今日之事，無須焦慮。吾人生此世界，欲留芳百世，此正其時！朱君，您可知道您為何失敗麼？據我所獲消息，係因十六日黃炳垣君被捕時，黃君所持之手記被發現，事機敗露，終至引發今日之苗栗事件。臺北平安無事，為什麼警官備要逮捕住在桃園的您呢？」朱說：「我也正不知其故呢。」我說：「事機敗露後，警官不捕苗栗的八百餘名會員，却在桃園嚴加檢舉，真不知其理由何在？」朱說：「黃君箱中，也許並未存有秘密文件，是否讓我試往探視，若有發現，即行燒燬。」後來我們兩人同赴李廷立君店舖談及此事，囑咐李君若有文件應行燒去。二人又去陳城君處，談及時勢時，朱君慷慨激昂的說：「我們今日欲建獨立國家，不論遭逢任何障礙亦不可中止。思後日之名譽，應努力奮鬥！今日正是為被日人慘殺之同胞報仇之時，請各自惕勵！諸君，功成之日，盡殺在臺日人，以慰我死難同胞在天之靈。我等舉事，雖粉身碎骨，乃為同胞報仇。人生如花，朝開夕謝，其馥郁芬香不可長留。諸君勇敢行事，不惜自己的生命，與花同謝，任世人歌詠吧！我聽說劉青松及徐亞二人，供出我的名字，今我即將遭受慘殺，見義赴死，乃大丈夫之志，何用憂慮！又聽說劉青松時而供承時而否認，以致被拷打得死去活來；今我與諸位訣別，日後再會於閻羅王前！」他說到這裏，眾人一致熱血沸騰，激昂慷慨！陳城君萬般感動的說：「朱君有此堅強之意志，真不愧為大丈夫！」我說：「朱君，我們回去吧。若您遇難，我部下必不忘君言，誓死為君復仇！」於是話別返家。

晚餐後，有志士來，乃告以朱君之演說。九時半朱氏歸去。我修函二件，一寄吳覺民，一寄福建都督。

### 附：呈福建都督孫道仁書

極急，呈書督憲：不肖今日之事，非三月之事（按指原定之民國三年二月起義），陳情盜炭生靈之被害事件，以請救兵。吳之部下不守秘密，洩露事機，生民大困。我之部下，嚴守機密，未敗露事機，照辦業務，全皆無事。今應如何處理；他日有事時，應如何辦理之處，即請諭示。余將呈請廣東都督，組織臨時聯合會，以為舉事之用。然則，我名已為全島警官所知，搜查極嚴，時局急迫，若不火速出兵應援，余之生命固無論矣，即全島臺民之生命亦危。近來我華民為日人殺害者，不遺枚舉，請速出兵。此上  
福建省都督孫道仁先生青電

### 與吳覺民君書

敬啟者：前書諒已賜覽，而知悉一切矣。今貴部之人蒙受受害者不少，若不講求拯救之道，勢必益形塗炭。吳、葉二君前被拘捕，其後如何，未能判明。聞臺灣政府成立臨時法院，此臨時法院隨手逮捕人犯而斬殺之。足下若不設法，講求拯救之道，則臺民被害者必日益衆多，同胞之疑惑，莫此為甚。今鄙人之部下，已被供出五人之姓名，惟警官尚未予以逮捕。足下務必遣人前來調查為盼。臺灣全島各地郵局之往來信件，恐都被監視；今後相互通信，無濟於事矣！羅東亞頓首拜啟（未完待續）

## 編輯報告

編者

△本期中外雜誌有三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其題旨不約而同的指向兩點：「血比水濃」、  
「人世間最崇高純潔的情操是『祖國之戀，愛我同胞。』」這三篇文章幾乎是聯為一氣的，包括中央大學戴院長連軌的「不平凡的三日行」、國大代表王成聖教授的「辛亥開國臺胞抗日怒潮」續篇、抗戰前後名記者、名報人樂恕人的「抗戰初期縱目全局」。三篇力作恰好是三座劃時代的里程碑：臺灣同胞前仆後繼，奮戰不休冀能返回祖國懷抱，八年抗戰，三千萬軍民的壯烈犧牲換取臺灣寶島的光復，以及大陸來臺人士和本省同胞的深相結合，銳意建設，共同奮鬥，從而使臺灣成為亙古未有，飛躍進步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模範省。

△周雅能先生的革命事蹟，以「江西老表走廣東」為題，自上期起即已獲得中外廣大讀者的密切注意，引起熱切的閱讀興趣。在這一期裏，更有無數的軼聞軼事，使得這一篇文章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給。

△張或弛先生的「歌壇滄桑」寫到最後一章，由於早年兩位歌壇巨星——王熙春和周璇的登場，益發的引人入勝，回味無窮，讀竟以後彷彿還有一曲繞樑，餘音嫋嫋之感。「天會老，地會荒」，引用流行歌曲的這兩句，有以說明唯有藝術造詣的精深，方能使人念茲在茲，歷久不忘，深願時今的歌后、歌星、歌男、歌女其勉旃。

△「彩雲曲專輯」是中外雜誌對於萬千讀者的一項新貢獻，以十九世紀兩位最富傳奇意味的女性，慈禧與賽金花，襯以淒厲壯闊的時代背景——庚子拳亂與八國聯軍之役，織就一幅彩色斑斕的美妙圖畫，使我們能對庚子之役前後故都的形形色色，一目了然。如所週知，庚子拳變爆發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元一九〇〇），也就是二十世紀鐘聲響徹世界的那一瞬間，那一刹那。同時，「彩雲曲專輯」也是許多名家作品的集結。

△章君毅先生的「慈禧與珍妃」，本期寫到德齡公主的由來，適足以為臺視連播劇「開國前後」前半段「清宮殘夢」之取材當否作一註解，有以釋疑。然後再寫光緒生身父親醇王奕譞和慈禧之間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內幕秘勿，和盤托出，值得反覆玩味，一讀再讀。